

◆ 书评

《砂劳越河畔的华人神庙》。刘伯奎著。

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丛书第四种，1993。

156页。前言、地图、彩照、附录。

苏庆华

刘伯奎先生是本国著名教育家和历史学者，虽年高八十余，仍致力于本邦华族历史、文化之研究，到1993年止，著作和主编之作品几达二十部。

《砂劳越河畔的华人神庙》之出版，获诗巫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的赞助，列为该会出版之丛书第4种。该书厚156页，图文并茂，内收〈前言〉、砂劳越河畔大小神庙访查报告28篇、及〈附录〉1篇，书前还附上了“砂劳越河畔华人神庙地理位置图”一幅，及多帧神庙彩照。该位置图对我们认识华族早期聚居河口及沿岸一带，而后逐渐往内陆延伸移殖之大略，甚有助益。诚如作者于〈前言〉中指出：“...凡有华人聚居的地方，便有他们所奉的神明（和其所立的神庙）.....”这些神庙今日所处之地理位置或多或少为我们

苏庆华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马大一等荣誉文学士(1980)及文学硕士(1989)，刻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带来有关早期移民聚居和分布之某些讯息。此外，神庙之彩照亦可引起读者的兴趣，并让读者对有关庙宇的外貌、规模留下粗略之印象。凡此种种，均值得肯定和赞赏。

到目前为止，研究大马华人宗教的学者，大都犯上了“忽略”沙巴和砂劳越两州的毛病。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全面性的大马华人宗教学术研究，目前仍属起步阶段；其二、限于人力、财力、时间，学者一般只对半岛各州进行调查、研究，对土地广阔之砂、沙二州，则不免有“鞭长莫及”之感。（此方面研究者多数是因个人兴趣而自掏腰包，若涉及的经费太多则无人愿意赞助。）刘著所涉及者，虽仅限于砂劳越河畔之神庙，但在填补此方面之不足上，肯定已优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当然，赞助本书出版之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也应记下一大功。

本书令人联想到 1975 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之类似著作——《石叻古迹》。后者乃由林孝胜等 6 人个别对新加坡具历史性的庙宇、会馆等古迹进行调查和撰述之作。书前有陈育崧的〈序〉和林孝胜的〈导言〉，统合各篇之资料加以论析，使全书读来颇有“一以贯之”的特色，故而时常为学界所引述。

《砂劳越河畔的华人神庙》一书，仅由高龄的作者单独进行调查和撰述，有些方面可能不如上述 6 位之合著那么完善，但作者毕竟为史学系科班出身，于史料保存方面，如具历史价值之照片选刊及文献资料摘录方面，一般上都处理得相当不错。比如说，书中各篇于介绍某神庙时加插该庙新、旧建筑之照片，对庙中碑文的抄录和对神明来历之补述等方面，都值得推许。

然而，书中一些图片的编排和对文字的摘录及补述方面，也有处理得不够周到的地方。例如：第 25 页篇末空白处加插了与该篇〈凤山寺——圣王宫〉不相干之“古晋上帝庙玄天上帝金身”照片。第 42 页和 43 页将古晋亚答街新、旧天后宫内景之照片参杂其中，而未予说明清楚。还有，行文中未提及所插入的福建莆田湄洲岛上新近树立的百余尺高妈祖石像之照片，而此照片也与补述妈祖事迹的文字无甚关连。第 20 页之土地婆及第 26 页之圣王妈图片，似应指明其出处，因为二位夫人之像，并未立于砂劳越神庙内。其

他如各篇末附插之照片，若能按其年代顺序编排，对读者领略文中提及的文物和庙内摆设等方面，当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在摘录庙中碑记或其他文献方面，本书似亦仍有可改进之处。例如：该书第31至32页和第35页所摘录者，乃同一碑记之原文。重复的碑文，似可以另一未加摘录的《规定庙祝碑记》之全文取代。第52页有关福善堂现存两块木雕的历史性价值，作者已于文中言及，惟有关文字却未予摘录，似美中不足。^①至于第58页有关古晋郑和路路名正式启用之新闻报导，与本文关系不大，似应适当的节录一小段，无须以近两页之篇幅全录之。

又，古晋上帝庙《重修碑记》第31页“同志癸亥萌月间”……句，当作“同治癸亥葭月间……”。第32页“况乎商等到□肆以鸠居……”，缺“廛”字当予补上。同页“土皆菁燕”，当作“土皆菁芜”。第45页“歌福修人道真缘”，当作“缘真道人修福歌”。第46页下联中“原秩”，当作“原灵”，以便与上联之“缘人”相对应。第47页对联中之“一板救苦”，似为“一声救苦”之误。又第50页“福善堂楼上大厅神龛”之图片说明，参照第46页之文字，当作：“益世堂正厅神龛”。

在内容方面，该书第29页“惟根据父老相传，最早的上帝庙，不称上帝庙，叫老爷宫”云云，似指出上帝庙早期之名称乃“老爷宫”。但据个人所知，潮州人称所有的神明为“老爷”，而供奉神明之所即称“老爷宫”。其他如本书附录刘芙之文章中云潮人俗称之“老爷生（日）”及“游老爷”（页146-147）等，均为很好的例子。易言之，潮人所谓之“老爷”乃对一般神明之泛称，而非确指为某神。

又，该书第44页，作者认为福善堂神龛上挂着一书“无极天尊”之匾

① 有关上述两块福善堂神龛背后箱柜内存藏之木雕版文字，笔者尝征诸蔡增聪及彭国良二兄，蒙费神将文字拓下惠赠，特此致谢。兹将之附录于文后以供方家、读者参阅。

② “无极天尊”，又称“无生志母”、“无极圣母”，乃先天道供奉之至高无上神祇；以其无相无像，故以文字匾额代表之。

额，“分明是道教的标志……”。按：此说亦似有可商榷之处，盖“无极天尊”乃“无极圣母”之别称，^②该堂供奉有此尊称之匾额，可知其实为先天道（俗称斋教）之道场。^③证之以神龕两侧之木刻对联文字中的“天道宏开”、“三期普济世”（即三期普渡）、“当来教主”（指弥勒佛）诸术语，更足见敝说之不谬。

大体而言，本书之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已为我们填补了大马华人宗教研究砂劳越州之空缺，对我们全面认识大马华人之宗教信仰，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尤有进者，是书之撰述乃根据作者亲自进行之田野调查，资料弥足珍贵。书末附录刘芙的〈从神庙认识华族传统民间信仰〉一文，多处引述砂劳越华人神庙作为例证，内容颇为丰富，对书中各神庙的个案报导，能起一定的、较全面性的导读作用。虽然本书在图片编插方面及某些内容方面存有些许可议之处，但瑕不掩瑜，刘先生在此方面的“开山”之作，足为学者之前导。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见到对砂劳越华族庙宇文献和历史作更广泛、更深入地搜集和研究的专著。

^③ 有关斋教研究之新成果，可参阅江灿腾、王见川主编，《台湾斋教的历史观察与展望：首届台湾斋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